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三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琳著

自土漆沮

詩縣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

家室酈道元注水經漆水引詩民之初生自土漆沮

黃省曾本
依今詩改

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上曰詩云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

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案民字作人或唐人

避諱所改其作漆沮而不作沮漆則與水經注合且并可見齊

詩亦作漆沮漆沮與亶父爲韻常武南仲太祖大師皇父同此

蓋因唐石經倒作沮漆故今本傳箋無不盡然猶幸有酈顏二

家證引得據以考正也

大漬也

春秋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公羊傳大災者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注瘠病也痢者民疾疫也釋文瘠在亦反本或作瘠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痢力二反案說文瘠作瘠云瘠也古文作瘠義別曲禮正義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案漬與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達皆疏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蘇林曰瘠音漬可見古音漬瘠瘠並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陸德明每字爲一音顏師古云瘠不當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證也釋詁瘠病也鄭注禮記玉藻親瘠

同說文疒部無此字義亦不合據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死曰漬注漬謂相灑汗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亦作大漬正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灑于

遂傳灏者何灏漬也衆殺戍者也何注灏者死文灏之爲死漬

今作積茲從陸德明所引死非一之辭故曰灏漬衆多也又說文水部灏漬

也从水鉞聲漬漚也从水責聲漚久漬也从水區聲則漬爲灏

汙相染連及衆盡之辭詩傳及先儒義並同痢亦俗字當爲痢

集韻痢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

今本作惡疾也非是茲從詩思齊正義所

引从疒蠱省聲何義本此

呂氏春秋貴公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

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

毛詩生民傳

毛傳云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誕大真置腓辟字愛也此

先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五句中經字下復申說以總解之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上

文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皆是天生后稷異之於常人
也故上帝安寧之而康其祭祀云以顯其靈也者解經之以赫
厥靈也云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者言
上帝欲顯異后稷而帝嚳不能承順天意是帝嚳不明矣下言
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皆是帝不順天承天意
而顯異於天下之事也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者此
解經誕寘之平林之意也云又爲人所收取者解經之會伐平
林也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者明不特覆之而已經舉
覆包藉省文以成句傳以義增足之云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
故寘之於寒冰者此覆解誕寘之寒冰之意以見不當更有鳥
覆翼之事乃鳥又來覆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此句卽

傳用毛經鳥乃去矣傳不解者毛意往取后稷鳥見人來乃飛去矣故傳云后稷呱呱然而泣明鳥去而后稷泣也俗本割裂毛傳以分隸經文致失毛意者甚多今舉此傳正之

遠兄弟父母

詩竹竿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家藏明人舊刻本作遠兄弟父母始知俗本爲誤母讀若每與上淇水在右爲韻後見唐石經亦然或疑父母不當在兄弟下不知詩人取韻正不必拘如蝟蝟首章遠父母兄弟次章遠兄弟父母可證也

李巡奏定石經

漢定石經說者不一范書靈帝紀云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大學門外儒林傳云有私行金貨定蘭

臺篆書經字呂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樹之學門呂相參檢使天下
咸取則焉此功歸君上以爲靈帝意也蔡邕傳云邕呂經籍去
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
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
太史令單颺等儒林傳張馴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
塞街陌此言衆臣奏求正定蔡中郎特總其事也宦者呂強傳
云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
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

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
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
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據此知熹平立石經雖有靈帝之
詔蔡邕之奏而發端白帝實自李巡特身爲宦官不能與帝王
及士大夫並稱乎後世爲可惜耳其持躬清忠不爭威權益足
尙也余特爲表出之隋書經籍志有李巡注爾雅三卷可謂篤
學有志之士矣

盧植奏定石經

後漢書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
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
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

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
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下云會
南夷反叛呂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下云復徵拜
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
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呂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據本
傳觀之知子幹刊正碑文之奏未經允行會南夷反叛出爲廬
江太守而斯事中止矣蓋禮記後儒所定故不無訛謬處廬氏
欲本師說裁正之誠有功聖典之舉乃爲事會所阻千古恨事
也然石經禮記雖未刊定而廬所自著解詁猶存隋唐志載廬
植注小戴禮記二十卷是也唐人表章鄭學而未及廬氏其書
遂亡安得有志者輯其遺說以存其概乎

盧植禮記注

盧氏校定禮記今日雖亡漢唐人偶有稱述尙可得其略其一
檀弓下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
名字相配顯當作鞵今考詩白駒繫之維之傳繫絆也禮記月

令則繫騰駒是繫爲維絆義說文頁部顯頭明飾也从頁𣪠聲

與繫義無涉革部羶著掖鞵也从革顯聲又釋名釋車云鞵經

也橫經其腹下也

案杜注左傳僖廿八年云在背曰鞵非是

與維絆義合故名繫字

子鞵依說文鞵當作羶盧云當作鞵者漢人隸省此校之盡善

者也其一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

述案

淮南子汜論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高氏受業於盧尙書故用師校本

正義曰禽

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鸚鵡是羽而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曰舊譌是獸今並云禽獸

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

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

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

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

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

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

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述案孟子獸之走曠也晉書段灼傳作禽之走曠野案孔氏所據可稱精博舊本禽獸盧

氏定爲走獸與上飛鳥相對不免失之拘泥此校之未盡善者

鄭注本後人其可輕動乎

鏞堂謹案散言皆通對文則異盧校是也

吾聽訟猶人也

禮記大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知禮記本不與論語同後人相習亂之案注云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此吾字在上之明證當據釋文改正

咏嘆淫液

樂記咏嘆之淫液之何也注咏嘆淫液歌遲之也釋文液音亦正義曰咏歎者謂長聲而歎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絕之意朱子大學章句云此兩節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本之樂記俗本多作淫泆困學紀聞云淫液刊本誤爲淫泆則宋板已誤矣又詩賓之初筵序云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注淫液者飲酒時情態

也今俗本毛詩及注疏多作淫泆不學者又云飲酒無度當爲淫泆此經之所以展轉相譌也

紕羅也介別也

爾雅釋言紕介也釋文云李孫顧舍人本並云紕羅也介別也案李孫顧舍人謂李巡孫炎顧野王舍人也據釋文所述則三家正文與郭氏不同今考字書無紕集韻以爲補或作紕義不合紕蓋縛之譌說文縛束也束縛有羅維意又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介畫卽分別之意與雅言義同郭注云紕者繫也介猶闕案說文紕以絲介履也从糸离聲則郭義亦通蓋所傳本異也逢遇遘也

漢書敘傳下幼寤聖君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敬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遯遇之也非謂寤也案釋詁遯逢遇也遯逢遇遯也釋文遯字又作迂釋言遯寤也釋文孫本作午莊子釋文又作遯忤是遯寤遯迂午五字音義皆同鄧氏所據爾雅與釋文所載本合依雅詁爲幼遇聖君義自明直師古見今本作遯便以爲非輒改爲感寤之義斯不根之談也

釋名釋姿容云寤忤也能與物相接忤也亦作遇義

固封璽

禮記月令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爲璽案呂覽淮南子皆作固

封璽

鑄堂謹案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二載應劭漢官儀引月令曰固封璽又蔡邕獨斷亦作固封璽皆據今月令也

注璽讀曰移徙之徙璽印封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所以

主土从土爾聲璽籀文从玉北堂書鈔儀飾部引玉璽譜云璽
印信也在君則封冊畿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
下又引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
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璽始以玉爲之據此知秦以前君臣庶民
皆得用璽又蔡邕獨斷曰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
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
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然則說文此事亦據秦
以來言之非古義也

人偶

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驟讀之或不能
通其義詩匪風誰能亨魚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

西歸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
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
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
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又儀禮聘禮公
揖入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釋曰以相
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公食大夫禮賓八三揖注每曲揖及
當碑揖相人偶又禮記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
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正義曰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
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已親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
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
正義曰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注引成十六